

INGRES

外国近现代名家

安格尔

作品选粹 ● 安格尔

人民美術出版社

J231

13

外国近现代名家作品选粹

安格尔

Ingres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格尔 / (法) 安格尔绘.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12

(外国近现代名家作品选粹)

ISBN 7-102-02880-6

I. 安… II. 安… III. 油画—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8956 号

安格尔 ● 外国近现代名家作品选粹

编辑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制 版 深圳彩视电分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04 年 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8 印张: 8.5

印数: 1-3000 册

ISBN 7-102-02880-6

定价: 48.00 元

出版寄语

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套书《中国近现代名家作品选粹》之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为满足读者的需求，我们编辑了《外国近现代名家作品选粹》套书24册。每册集中介绍一位名家及其代表作品。选用进口铜板纸，正度8开，认真编撰，全彩精印，图文并茂。

在经济一体化、文明全球化、艺术多样化的今天，这套选粹可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系统解读近现代西方绘画艺术的窗口，是画家、美术学子及艺术爱好者学习、借鉴、欣赏和收藏的最佳范本。

希望在您得到物美价廉的美术图书的同时，我们也会成为知心朋友。

《外国近现代名家作品选粹》书目

大卫 德拉克洛瓦 安格尔 柯罗
库尔贝 马奈 德加 塞尚 莫奈
雷诺阿 毕沙罗 劳特累克 高更
凡·高 修拉 博纳尔 莫迪里阿尼
夏加尔 弗鲁拜尔 卢梭 柯克西卡
惠斯勒 克里姆特 席勒

责任编辑：日 高

装帧设计：乔 辛

日 高

责任印制：丁宝秀

图版目录

日 高 译文

男子躯干习作	8	玛德莱娜·夏佩尔	33
被迪奥米忒斯击伤的维纳斯返回奥林匹亚山	9	土耳其宫女	34
安提阿乔斯和斯塔拉托尼斯	9	土耳其宫女（局部）	36
荷拉斯三兄弟的誓言（临摹大卫的同名油画）	10	斯塔玛特全家肖像	37
阿喀琉斯接待阿伽门农的使者	10	列奥纳多·达·芬奇之死	38
让-弗朗索瓦·吉尔贝肖像	11	列奥纳多·达·芬奇之死（局部）	40
坐在宝座上的拿破仑	12	路易十三的宣誓	41
菲利贝尔·里维埃肖像	13	圣西姆弗里昂的殉道	42
玛丽-弗朗索瓦兹·里维埃肖像	14	为《圣西姆弗里昂的殉道》画的习作	42
卡罗丽娜·里维埃肖像	15	贝尔坦先生	44
福雷斯蒂埃全家肖像	16	自画像	44
玛丽-约瑟夫-奥诺雷·勒迪埃和她的儿子吕西安	16	路易-弗朗索瓦·贝尔坦肖像	45
美第奇别墅速写	17	安提阿乔斯与斯塔拉托尼斯	46
埃拉克艾里的圣玛利亚教堂的台阶	18	少年耶稣（为《耶稣坐在文士中间》画的习作）	48
罗马的拉斐尔庄园	18	耶稣坐在文士中间	49
瓦尔品松的浴女	19	黄金时代	50
为《多伊塞夫人肖像》画的草图	20	黄金时代（草图）	51
多伊塞夫人肖像	21	舞蹈者（为《黄金时代》画的习作）	51
画家弗朗索瓦-马里于斯·格拉内肖像	22	奥松维里伯爵夫人肖像	52
画家弗朗索瓦-马里于斯·格拉内（局部）	23	为《奥松维里伯爵夫人肖像》画的习作	53
雕刻家保罗·勒穆瓦纳肖像	24	为《贝蒂·奥斯恰尔德男爵夫人肖像》画的习作	54
巴隆·雅克·马尔凯肖像素描	24	贝蒂·奥斯恰尔德男爵夫人肖像	55
巴隆·雅克·马尔凯肖像	24	穆瓦第希埃夫人肖像	56
男人侧面坐像	24	穆瓦第希埃夫人肖像	57
奥西昂之梦	25	波兰-埃莱奥诺·布罗日里公爵夫人肖像	58
罗慕洛斯战胜阿考恩	26	泉	59
玛丽·玛尔考素描肖像	28	土耳其浴室	60
玛丽·玛尔考（塞诺内子爵夫人）	29	土耳其浴室（局部）	62
为《拉斐尔和弗纳里娜》画的习作	30	为《土耳其浴室》画的素描	63
拉斐尔和弗纳里娜	30	德尔菲娜·拉迈尔	64
拉斐尔和弗纳里娜	31	德尔菲娜·拉迈尔	65
拉斐尔和弗纳里娜（局部）	32		

生活在永恒中的大师——安格尔

贾 甄

主宰者——这就是安格尔的学生曾经准备给他的“封号”。安格尔以他那顽强的、近乎顽固的意志，在19世纪风云变幻的画坛上坚持着古典绘画信条。的确，他是一个主宰者，但是主宰的只不过是一个即将逝去的年代的余晖。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法国著名的历史画、肖像画以及风俗画画家，1780年8月29日生于蒙托邦。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约瑟夫是一个装饰雕刻师，有着蒙托邦美术学院院士的头衔，并通晓建筑和音乐，母亲是一个假发制作师的女儿。约瑟夫显然对这个孩子给予了厚望，有意培养安格尔在绘画和音乐上的兴趣，给他拉斐尔、提香、鲁本斯、华托等名家名作的复制品让他临摹；安格尔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对临摹这些复制品十分感兴趣。1786年，小安格尔6岁的时候就被送进了一所教会学校。9岁那年，他为蒙托邦的亲戚、朋友绘制了一幅素描，展现了他的天赋，这幅作品也是我们现在已知安格尔的最早的作品。1791年，他进入图卢兹学院，跟从格罗学习绘画，跟从维日那学习雕塑，跟从伯利昂学习风景画，那时他才11岁。那段时间的作品现在已经无从寻找，只有一张幸存的“精选习作”和寥寥几个获奖记录供我们猜测他当年的勤奋与天赋，留下的评语包括“极好的构图”、“丰满完整的形象”……。在勤奋学画的同时，他还继续小提琴技法的操练，14岁那年，他为了补贴家用，在一个乐团里担任第二小提琴手。

1797年，安格尔怀里揣着一张格罗写给大

卫的推荐信来到巴黎，进入当时新古典主义的领袖大卫的画室中学习。他不仅得以见到当时最为著名的画家、作品，更接触到了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的理论，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理想美的看法深深地影响着安格尔，逐渐成为他艺术信条的一部分。不过，安格尔在吸收大师理论的同时不断寻找新的出路，属于自己的那条出路——“我在被他（指大卫）培育起来的对古希腊艺术的感情之上，又增加了对研究活生生的模特的兴趣，并且还研究意大利艺术大师的作品，尤其是神圣的拉斐尔的作品。”不过，在这期间，安格尔可以算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来自蒙托邦的青年人，他留下的带有签名或者表明日期的作品非常稀少。可是一个人的天才不可能被如此轻易地埋没。他在大卫的画室中多次获得奖学金，还因为画技出色他被免除兵役。大卫十分喜欢这个勤奋好学的孩子，他颇为慷慨地把自己的画技尽数传授给安格尔，还对他的爱徒画过一张肖像。画中的安格尔有着微微皱起的眉毛和一双锐利、善思的眼睛，不过这幅画还透露出一个小小的信息：安格尔有着固执、敏感的性格。

1801年，安格尔21岁，他的作品《阿喀琉斯接待阿伽门农的使者》获得罗马大奖，福莱克曼评价这幅画是他“所见过的现代法国学院绘画中最好的一幅”。他获得一笔奖金，可以去远在罗马的法兰西学院实地接触让他心醉神迷的大师名作；然而，当时动乱的政局使国库



安格尔

亏空，他无法获得助学金，而只得到一小笔公费、工作室，还有少量政府官员的订件和临摹作品的订件。他因此滞留巴黎5年之久。5年间，为了维持生活，安格尔不得不在临摹卢浮宫的作品之余，画一些素描和书籍插图，有的时候他还要挤出时间来画肖像画和“全家福”式的群像。正是由于这些“买卖”的出现，他得以结识了法官助理福雷斯蒂埃一家人。

1803年6月，他获得了《第一执政官波拿巴像》的订件，开始崭露头角。这时安格尔开始参加沙龙的展出。在1806年的沙龙报名时，他是在截止的最后一刻才上交作品《24岁的自画像》、《里维埃像》、《里维埃夫人像》、《里维埃小姐》、《坐在宝座上的拿破仑》。最后一幅画本来是为了庆贺拿破仑加冕而作，不想在沙龙上遭到了舆论无情的冷嘲热讽，这让安格尔十分沮丧懊恼。最让他失望的恐怕是他深深崇敬的老师大卫给这幅画的评语——“不可理解”。即使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幅作品也带有些许超现实主义色彩：拿破仑端坐在宝座之上，僵硬得如同一尊神像，神色空洞。安格尔着力刻画皇帝的衣饰，质感几乎可以乱真。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画面上凝聚着一股不可捉摸的、不真实的气氛。

福雷斯蒂埃一家也许是他在那段时间里惟一能让他感觉好一点的地方——“这个家庭常常以音乐为消遣，我几乎在这里消磨了所有的夜晚，我演奏提琴，小姐为我伴奏，我对她产生了好感并得到她的反应……”音乐引起的共鸣进一步激发了两个人心弦的共鸣，他与小姐的关系顺利发展，不久，安格尔就与朱丽·福雷斯蒂埃订婚了。然而这幸福是短暂的。导致1807年婚约破裂的原因是艺术——“在我们告别的那个美好的晚上，在讨论到我的艺术见解时发生了争执。她表示反对我，这成了而后我们分手的预兆。”小姐那脆弱的心弦终究还是敌不过画家钟爱的事业，安格尔需要一个能够理解、容忍他的脾气、艺术观及其他一切的人。或许是有冥冥中的约定吧，安格尔预感到“合法的婚姻似乎在罗马等着我”。这个预感最终成为了现实。

1806年10月，安格尔经历漫长的旅途——路途中大部分时间他与佛罗伦萨的巴托里尼一

家在一起度过——到达罗马，受到当时法兰西学院院长的热情欢迎。但这并不能冲淡他心中的失意，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向高傲的巴黎人充分显示自己的才华，否则绝不返回那个城市。由于巴黎对他的冷淡和他对罗马深厚的感情，画家在罗马居住了十几年。1806年12月，安格尔搬到美第奇别墅附近居住；这样，他既可以领略罗马的雄姿，又有了僻静的创作场所。一些小幅的风景素描和油画忠实地记录了他这一段的生活。

安格尔在罗马潜心作画，不断地深入钻研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大师的作品，在旁人看来，这种忘我的投入简直会让他忘记自己还是个法国人！此时的安格尔完完全全不顾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更不会去考虑自己的创作是否要去迎合社会上人们的心思，因此提交给沙龙的《瓦尔品松的浴女》、《土耳其宫女》等作品对那些身处风云变幻的社会中的巴黎人来说无疑是了无生趣，他的作品也就没人关注。《土耳其宫女》的背景以响亮的天蓝和赭黄装饰，这些与人物的明暗与肤色搭配起来并不算和谐，但是画面的装饰感极强。尽管观众寥寥，还是有人对这幅作品说了句公道话：“……请你们相信，在我很熟悉的威尼斯画家当中，我记不得有人超过了他……”他的坏脾气把事情搞得更糟糕：人们纷纷议论着这位“荒诞的成语和侮辱性的词句随时会从舌上吐出”的天才，对他敬而远之。

1807年，安格尔开始两幅历史画的创作：《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安提阿乔斯与斯塔拉托尼斯》。前一幅画又名《阿纳迪奥曼的维纳斯》，从遗留的钢笔画草稿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幅画的创作灵感来自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后一件作品受到安格尔长时间的“垂青”，画家在随后的30年里断断续续地在这幅画上涂涂抹抹，作品直到1840年方告完成。如此之慢的创作速度与安格尔对完美的偏好有关——为了追求完美他不惜拖延时间。1808年吕西安·波拿巴造访年轻气盛的艺术家的家，这位富有的赞助人要求他暂时停止历史画的创作，为他创作一些小型肖像画。安格尔与他的相处可谈不上愉快。恼人的事务过后，他又回到《安提阿乔斯与斯塔拉托尼斯》的创作上，至于那幅《爱

与美的女神维纳斯》，安格尔直到1848年才画完最后一笔。1808年，安格尔为一年一度的学院寄送品准备3幅作品，其中包括《斜倚的妇女》（后来被称为《那不勒斯的睡眠者》）——这幅画被收入美第奇别墅的作品目录，却没有被送到巴黎，而是被那不勒斯大公穆拉特买走。对这幅画的评价把安格尔投入了迷惑和气愤的境地：舆论认为这幅作品“背叛传统”、“脱离学院风格”。很显然，他的天才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

除了繁忙的创作与钻研，他还是要“回到人间”。安格尔没有听任自己坏脾气的发展，不断发展潜在的人际关系。他与同事加托建立了终生的友谊，通过他的引荐，安格尔结识了查尔斯·马尔科特并为他画像。此后，他与几个政府官员建立了较稳定的联系，保证了他在罗马的收入。1810年11月，安格尔创作了《朱庇特和忒提斯》，这画的主题确定于1806年。按照安格尔的预想，画面应该展现出一种近似神话一般的形式美感。这幅画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虽然他尝试着去调和大众口味和古典精神，但他竟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颠覆传统——把如此一个表现亲密感情的题材与宏大的尺度联系在一起，在画面上甚至可以明显地看到手法主义对轮廓和体积的夸张。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安格尔投身于3幅大型作品——《罗慕洛斯战胜阿考恩》、《奥西昂之梦》、《维吉尔阅读伊尼阿德》——的创作。《罗慕洛斯战胜阿考恩》是沙龙选送给皇后的3幅有关战争场面的作品之一，安格尔以“罗慕洛斯的一生”为依据，力争达到考古学式的正确；然而，一幅彻头彻尾取自神话主题又怎能真正达到“考古学式”的正确。《奥西昂之梦》在最初创作时是一幅合作作品，准备作为皇帝寝宫的天顶画，19世纪30年代，安格尔买回这幅画对它进行修改，直到去世也没完成。第三幅画表现夜间的景色，也是为一位大臣的卧室创作的，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动作被冻结，感情内敛含蓄，人物的姿态说明一切，不幸的是这幅画的命运与《奥西昂之梦》一样，是一幅“遗憾的”的未完成稿。

大型作品的完成给安格尔带来了极大的名誉，他终于动了返回巴黎的念头；于是他雄心

勃勃地为1814年的沙龙制定计划——但是如此庞大的计划根本超出人体力的限制，加上诸多其他原因，他只来得及完成其中的两至三件。这些作品被缓慢地运往巴黎，等到最后一件抵达巴黎，沙龙只差一天就要结束了。这一年完成的作品还有那幅著名的《土耳其宫女》，这幅画本来是应皇后的邀请定做，结果政局的变化迫使安格尔以800法郎卖出了这幅画。在这期间，安格尔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他在罗马与女帽商玛德莱娜·夏佩尔结婚。后来他不无感慨地说：“夏佩尔是自我牺牲的典范，她成为我生活中的慰藉。”这种幸福的生活持续了36年。婚姻使安格尔的亲族扩大，肖像画自然大量增多，画中人物不外乎妻子的族人。繁忙的画家似乎并没有因为新婚而减少自己的订件，为了给那不勒斯的公爵夫人画像，他特意在那里住了两个月。

幸福的婚姻促使他渴望在事业上有更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与政界高官发展关系，以期从中获利，安格尔在这段时间着实花了一番心思：他与3位外交大臣关系密切，为他们以及他们的眷属画像，把自己最新风格的作品赠送给他们，甚至把肖像画转为蚀刻作品；其中《亨利四世与自己的孩子玩耍》、《列奥纳多·达·芬奇之死》都是为了表现或者映射亨利四世的仁慈与重视贤能。

1820~1824年，安格尔没有住在罗马，而是搬家到佛罗伦萨。4年间他临摹、创作了很多作品；著名的作品《泉》就是在1820年开始动笔的，这幅作品历经30余年，到1856年才告完成。画家还想借这个机会与曾经是旅伴的巴托里尼家族恢复友谊，可是这次不太顺利。不过在佛罗伦萨的格尼一家借生意往来与他交往逐渐密切，逐渐成为极好的朋友。

1824年可以说是安格尔真正大显身手的一年。这一年热罗德去世、籍里柯因意外坠马去世。还是在这一年，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论战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这场论争起初只不过局限在沙龙内部，到了后来，敌对双方竟然开始各自寻找“主帅”，德拉克洛瓦接替了籍里柯空缺出来的位置，而在古典主义阵营，“潜水”多年的安格尔终于跃居论战首位。

这一年的沙龙展览上，《路易十三的宣誓》



佚名画家画的素描。画中的安格尔正在润色他的作品《罗慕洛斯战胜阿考恩》（参见第26页图版）。



安格尔为他的夫人玛德莱娜·夏佩尔画的素描肖像。夏佩尔善解人意，她陪伴安格尔度过了36年的幸福时光。她于1847年7月去世。（参见第33页图版）



安格尔为《贝尔坦肖像》画的素描习作。贝尔坦是位出版家，当时《争论杂志》的奠基人（参见第45页图版）。



安格尔为《安提阿乔斯与斯塔拉托尼斯》画的习作（参见第46页图版）。

得到了苛刻的评委们的一致接纳，这对于安格尔来说，的确是一个喜讯。作品通过传统的绘画手法表达传统的价值观，构图上明显带有拉斐尔名作《西斯廷圣母》的痕迹。画家毫不掩饰自己对拉斐尔的偏爱——“我毫不费力就能把事物画得像拉斐尔画的那样……”这幅画受到皇家势力的赞扬，订件人在原来商定好的3000法郎酬金的基础上，又加倍给他酬劳，原因就是沙龙上的成功。紧接着，1825年上半年，安格尔获得了“勋级会十字勋章”，被邀请参加查理十世的加冕典礼，终于被选入艺术学院。短短几个月之内，他就获得了画室和丰富的订件，还为学生开设了一个画室。

1832年，安格尔著名的肖像作品《贝尔坦肖像》诞生，画中人物是一位出版家，《争论杂志》的奠基人，66岁的老人仍然精力旺盛，他身穿黑色衣服，目光锐利，紧闭的嘴唇棱角分明，有力的手和微微卷起的头发都对老人的性格作出了入木三分的刻画。

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他作为“古典传统”的斗士而得到的第一个订件；那就是《圣西姆弗里昂的殉道》，赞助人是毕肖普·奥图。然而这幅构思精细的画似乎得不到当时公众的理解。作品展出时，学院尽了最大的努力去组织那些对作品持有异议的人发表自己的见解，批评的声音仍然无法平息：人们说他偏重考古，说他模仿佛罗伦萨画派的风格，说他创作了一幅令人感到沮丧和失望的作品，甚至敢于说他把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不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安格尔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公平的对待，他愤怒地离开巴黎，接替何拉斯·威尔涅担任罗马的法兰西学院院长，去“寻求安宁”。

接受院长职位不久，他就关闭了在巴黎的画室，并宣称，他再也不公开展示自己的作品了，也不接受政府的订件，只为朋友们绘画。回到罗马以后，安格尔夫妇身边很快就聚集了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圈子。不过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他那古怪的性格终于按捺不住：伟大的老师面对着年轻一代迸发出他的苦恼。课程经常半途中断——他总是以哭诉或者是可怕的愤怒作为某个话题的结束，往往会怒气冲天地跑回家里，向夫人倾诉苦衷。若是他勉强压下自己

的怒火继续授课，过不了多久又会被疲惫、抑郁或是对往事的追忆折磨。这下子学院里淘气的学生可有了模仿的对象：他们热衷于模仿这脾气倔强的人的窘态。这消息很快就传遍巴黎，产生的影响也可想而知。

不过这段时间安格尔的订件仍然纷至沓来，他不得不在身体情况不尽人意的情况下带病作画并明显加快了速度，完成订件以后的酬金是十分可观的。尤其是那幅《安提阿乔斯与斯塔拉托尼斯》，不仅得到丰厚的18000法郎的酬金，舆论的反应也相当好。画面描绘了安提阿乔斯疯狂地爱上了他的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斯塔拉托尼斯，患上了相思病；奉命来诊断病情的医生凭借病人在斯塔拉托尼斯经过房间时感情微妙的变化判断了病因。画面成功地描绘了斯塔拉托尼斯可爱的形象，而衰弱的“患者”在看到自己的心上人时，在床上窥视着继母，虽然他用手臂遮着脸，却难以在医生面前掩饰自己对美丽的继母的爱慕之情。

这幅作品在罗马轰动一时。1841年5月，他满载荣誉回归巴黎，政府为他的归来举行了近500人参加的大型宴会，还举办了一场由著名音乐家柏辽兹主持的音乐会，排场倒是很大，只是带有了一丝“道歉”和“补偿”的味道。这一次返回，他再也不必为收入担忧，一份不错的收入足以支付他的日常开销。他与各界名流保持联系，各种题材的订件（当然包括肖像画）纷至沓来，其中还包括1843年签订的一些教堂彩绘玻璃窗的设计稿——奥尔良家族的家族墓地就在这个建筑物里边。同年，他接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订件——《黄金时代》、《黑铁时代》，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黄金时代》取材于神话时代，那是在人类刚诞生的时候，大地物产丰富，根本不必劳动谋生；人类的寿命也很长久，这些人类的先祖没有忧虑和痛苦，死亡降临的时候，他们就沉入永恒的睡眠。画这幅画，是为了把那可望而不可及的年代与19世纪的巴黎社会做出对比。安格尔投入很大的精力，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作品中广泛吸取营养，进一步给他灵感的是一部文学作品——弥尔顿的《失乐园》。画家的朋友对这幅画非常感兴趣，希望在作品尚未完成的时候一睹它的“芳容”，然而安格尔毫不通融——不仅

仅是朋友，连他的主顾也被安格尔不失礼貌地拒之于画室门外。1845年，作品终于有了个令安格尔满意的样子，好朋友加托和马尔科特得到允许去画室参观作品，然而这张高4.8米、宽6.6米的超大尺幅的作品最终还是难逃“未完成”的厄运。

这段时间里，安格尔继续为上层社会的官员贵族绘制肖像画。1845年夏季，《奥松维里伯爵夫人肖像》把他推到了时尚的浪尖。巴黎上流社会的所有权贵纷纷去他的画室观看。模特的哥哥看完这幅作品以后，马上决定为自己的妻子订制肖像画。与以往不同，安格尔现在不担心酬金的问题，而是为了与那些人的友谊以及与之相伴的利益。当时他的主顾包括查理十世和路易—菲利普。1847年，正是凭借自己高超的技术和与路易—菲利普之间的关系，他又得到了一组彩绘玻璃窗画稿的订件，不过画稿不得不草草结束：革命（1848年2月）再次爆发，路易—菲利普下台，他那丰富的个人艺术藏品也随之散佚。同年10月，安格尔进入了沙龙作品的评选委员会，成为那些诚惶诚恐期待作品入选的后辈画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位保守的画家竟然在沙龙评选委员会放弃了自己值得自傲的保守主义立场，同其他委员会的委员争论说：沙龙，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场所。也许是那些战战兢兢的眼神使他想起了年轻时那段痛苦的经历……

1849年7月，他那善解人意的妻子撒手人寰，36年的幸福生活画上了句号，年近古稀的安格尔觉得自己的生命也要走向终点。好在朋友与学生对他的照料、关怀无微不至，安格尔慢慢地恢复了元气。不过繁忙的事务似乎是他迅速恢复生气的最大原因：画家老早就发现，巴黎人对他的作品并不了解，所以他决定把自己的作品印刷发行。安格尔接受了一个学生的建议，为部分作品准备了简略的轮廓版，并出卖作品的印刷权。现在的安格尔再也没有经济隐忧，他开始注意印刷品的细节、修改以前的作品，新作的数量反而减少了。

随后，安格尔回到肖像画的题材上，《布罗日里公爵夫人像》就是这一段时期的作品。这位美丽的公爵夫人在画面上永远保持着她28岁的青春，她高贵、典雅，佩戴着符合自己身份

的首饰，身着蓝色长裙，头上的花饰与裙子的色调一致。公爵夫人身后的背景点出她显赫的身世——贵族的族徽出现在画面右上角。放在沙发上的外衣、手套、折扇给静止的画面带来了隐含的场景：她或许准备外出，或许刚刚回到住所。这些复杂的静物统一在深暗的色调中，丝毫没有影响主人公的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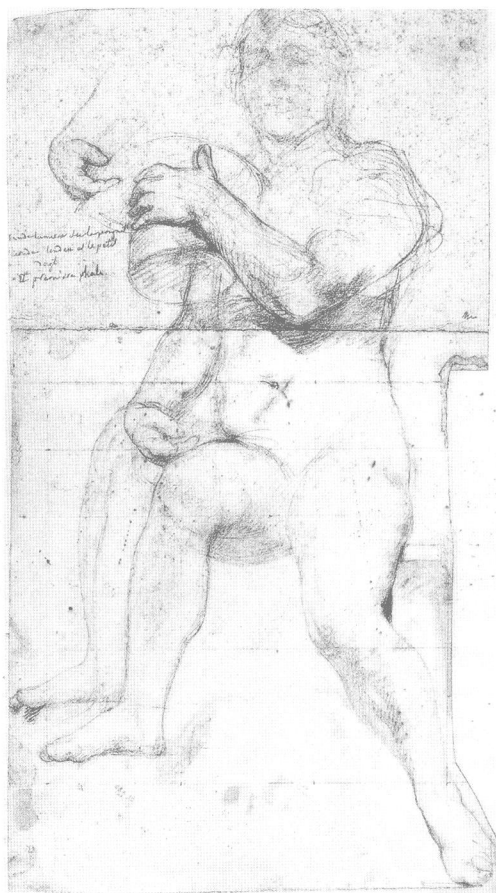
安格尔还为穆瓦第希埃夫人绘制两张画像，一张是半身像（1851年），另一张是坐像（1852~1856年）（在动笔初期，安格尔曾想把作品处理成夫人与其女儿的双人像）。1856年完成的《穆瓦第希埃夫人像》得到更多的好评。画家一丝不苟地描绘了所有的细节，包括繁缛的花边、布满碎花的布料、珠光宝气的装饰品，被这些装饰品包围的夫人并不因此显得冷漠、呆板，她的头微微靠在右手指上，似乎处于沉思之中。这一时期他的肖像画背景大多是华丽的房屋，有着豪华的植物和珠宝，表现模特的社会地位。

完成了这幅作品以后，安格尔开始觉得劲力衰退，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绘画生命恐怕不会太长了。在第二幅《穆瓦第希埃夫人像》动笔之前，他把他自己的艺术收藏品捐献给了故乡蒙托邦的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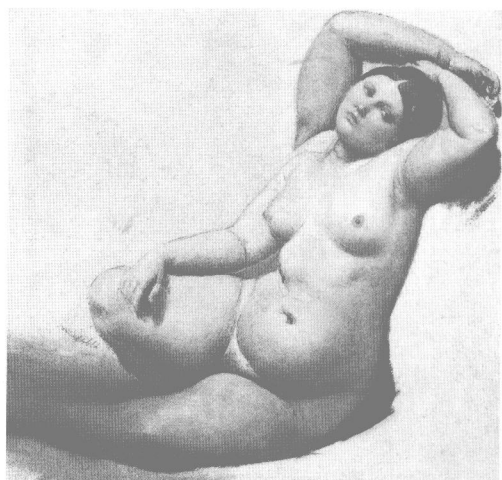
安格尔的第二次婚姻开始于1852年，妻子德尔菲娜·拉迈尔是马尔科特的亲戚，比他小28岁。新的婚姻总应该给他带来点喜悦吧，不过面对渴望得到肖像画的大批新亲戚，安格尔确实感到有点厌烦。

1855年，法国成为世界博览会的主办国家。安格尔的作品被集中展览在一个大厅里。在其他人的看来，这也许是一个殊荣；然而，面对着这样的评论——“他使那巨大的展厅变成了一个教堂”，这位老人家再次感觉受到了侮辱。尤其让他不能容忍的是，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也获得了金质奖章，安格尔愤恨地说：“绘画被毁灭了！”

1856年，安格尔继续为穆瓦第希埃夫人绘制坐像，同时也在为《泉》的收尾进行最后的工作。这幅画经历了30多年的锤炼。画中的少女体现着古典美最为纯净的特征：她清丽、恬静，手中托着水罐，清冽的泉水汩汩而下；画面左下角有一朵尚未开放的雏菊，在德语中也



亚伯拉罕·康斯坦丁为安格尔的《路易十三的宣誓》画的习作。这幅素描十分有趣，画中的模特是安格尔本人，他摆成《路易十三的宣誓》中圣母的姿势，手中的帽子被后来油画中的童年耶稣代替。这反映了安格尔画室内的分工：他的助手和学生们不仅扮演着完成油画的任务，而且参与了创作的进展（参见第41页图版）。



安格尔为《土耳其浴室》画的油画习作（参见第60、62页图版）。

叫“千美花”，它象征着俭朴、纯洁、谦逊和有度的爱。女孩以和缓的“S”形曲线站立，泉水的弧形与“S”形形成呼应，理想美与写实美极好地融合在一起，表现出一个静谧典雅的境界。评论家感言：“这位少女是画家衰老年岁的产儿，她的美姿却超过了所有的姊妹，她集中了她们各自的美于一身，形象更富有生气和理想化了。”人们对这幅名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纷纷抢购。安格尔描述当时火热的场景时，是这么说的：“同时出现了5个买主，有人简直向我猛扑过来。他们争论不休，我几乎要让他们抓阉了。”最后的胜利者是杜夏特尔伯爵，他在1857年买下了《泉》。在他去世以后，《泉》被捐赠给卢浮宫，时至今日，那里仍然是这位姿容姣好的少女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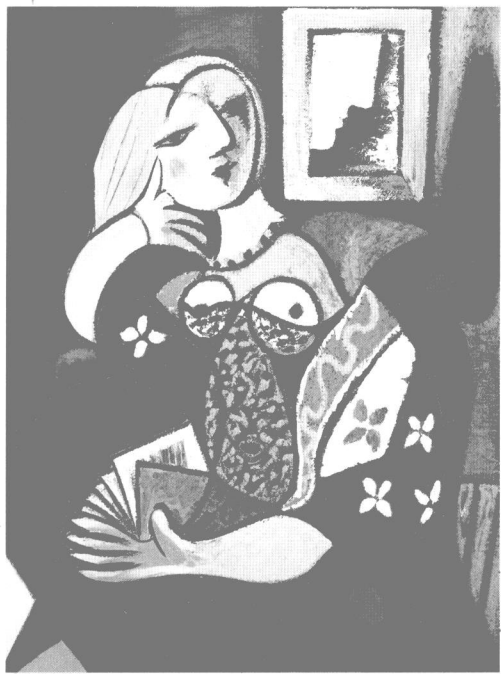
在生命的最后10年中，安格尔的绘画转向更为私人化的一面，他开始修改以前的一些作品，绘制了一系列他早已选定的主题。《土耳其浴室》就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这幅画堪称把拉斐尔式的曲线与提香作品中的肉色完美调和的一幅作品。画中人体的不同姿态、动势组合在一起，颇让人感到眼花缭乱。这段时间里，他还为自己的妻子建立了一个画廊，里面都是他自己的作品。

1861年，安格尔的朋友们把他的部分作品汇集在一起举行展览，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准许他的作品被公开展览；1862年5月25日，安格尔得到“参议员”的头衔；1866年8月28日，他写下最后的遗言；次年1月14日，安格尔离开人世，身后留下大批的历史画、肖像画以及作品草稿。

安格尔是一个保守的古典传统守护者，他对于理想的美、线条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超越情感和色彩之上的纯粹的形式有着执著的追求。他自己的作品就是很好的范例：以古典大师的作品为范本、选取相应的古代题材、仔细查阅历史档案、重现历史场景、对画面中人物进行仔细的分析；为了一幅画，他可以画成百张素描。素描——那是安格尔艺术生命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温克尔曼的艺术观“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在他身上最为直接的体现。他一贯“务求线条干净和造型平整”（文杜里），即使是在经济状态最拮据的年代里，他不得不

以肖像画谋生的时候，安格尔也对人物造型一丝不苟。而在他无后顾之忧、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艺术中时，素描更是作品神韵中坚挺的脊梁：几乎可以说，他遗留下来的素描稿，可以远远超过“素描等身”的程度。这么丰富的素描作品本身就是艺术史研究的极好课题，仅仅是“安格尔素描轮廓线”——就足以让学者们付出多年的辛苦努力。安格尔还极端注意表现人物形象的古典美。这一点在《土耳其宫女》中表现得极为突出：为了达到理想的状态，安格尔不惜破坏人物形体结构的准确性。维护它的学生也声称之所以要加上3节脊椎，是为了让人体看起来更加符合理想状态下的美。这已经超越了传统古典派的创作观，或者说带有颠覆的意味。他对肖像画的描绘则体现出惊人的技巧和对人物性格出神入化的把握。但安格尔还是不断地探索，他自己曾经记述道：“每当我对自然的理解进一步加深，我都愈发觉得我一无所知……我破坏的，远远大于我创造的”，“如果我的作品还有那么一点点价值的话，那是因为我已经处理这些东西二十余遍，已经把他们纯化到极致，也最有亲切感”。

然而，安格尔的画作在坚定的维持传统价值的同时，也蕴含着一股颠覆传统的潜力。在他的画中，古典的意味已经达到了极限，只可能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他的画极端注意素描关系，对细节、线条一丝不苟，对形式的关注压倒了一切。这使他的画丧失了立体的特性而趋向平面，“它（指安格尔的作品）和东方的原始绘画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这种绘画……从上彩的半浮雕开始，然后抛弃浮雕的起伏，只剩下用线条或者为其轮廓构成的单一的外廓……只是，你在画面上看不到透视和空气感……”许多现代艺术大师，包括德加、毕加索，都受到了安格尔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可以感受到新古典主义艺术语汇的力量。



毕加索画的布上油画《看书的女人》。这幅画明显地受到了安格尔1856年画的《穆瓦第希埃夫人肖像》（第57页图版）的影响。安格尔在这幅作品中抛弃了“肖似”，而直接追求自然的美。毕加索敏感地发现了这幅画中蕴含的“现代性”，于是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模特”创作了画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只不过构图的方式被“摘要式”的表面“激进化”了。

图 版

Ingres

●安格尔

如果我的作品还有那么一点点价值的话
那是因为我已经处理这些东西二十余遍
已经把它们纯化到极致
也最有亲切感

(右上图) 被迪奥米忒斯击伤的维纳斯返回奥林匹亚山 木版 油彩 26cm × 33cm 1800 年

(右下图) 安提阿乔斯和斯塔拉托尼斯 纸 铅笔 水彩 32cm × 40cm 1800 年

男子躯干习作 画布 油彩 97cm × 80cm 1801 年







(左上图) 荷拉斯三兄弟的誓言 (临摹大卫的同名油画) 纸 铅笔 水彩 树胶水彩 1801年

(左下图) 阿喀琉斯接待阿伽门农的使者 画布 油彩 1801年

让-弗朗索瓦·吉尔贝肖像 画布 油彩 99cm × 81cm 1805年

